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白先勇的小说集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白先勇

当台北市的闹区西门町一带华灯四起的时分，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便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得衣履风流的舞娘，绰绰约约的登上了舞厅的二楼来，才到楼门口，金大班便看见夜巴黎的经理童得怀由里面窜了出来，一脸急得焦黄，搓手搓脚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们一餐饭下来，天都快亮喽。客人们等不住，有几位早走掉啦……”

“哟，急什么？这不都来了吗？”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小姐们孝敬我，各各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金大班穿了一件黑沙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华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你们闹酒我还管得着吗？夜巴黎的生意总还得做呀！”童经理犹自不停的埋怨着。

金大班听见了这句话，且在舞厅们口煞住了脚，让那群唧唧呱呱的舞娘鱼贯而入走进了舞厅后，她才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的开言道：“童大经理，你这一箩筐话是顶真说的呢，还是闹着玩，若是闹着玩了，便罢了，若是认真起来，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帐给算算，你们夜巴黎还要做生意吗？”

金大班打鼻子眼里冷笑了一声，“莫怪我讲句居功的话：这五六年来，夜巴黎不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就撑得起今天这个场面了？华都的台柱小如意筱红美是谁给挖来的？华侨那对姐妹花绿牡丹粉牡丹难道又是你童大经理搬来的吗？天天来报到的这起大头里，少说些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识，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场来的呢！再说，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今天最后一夜，我来，是人情，不来，是本份，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舞场里的规矩，那里就用得着你这位夜巴黎的大经理来教导了？”

金大班连珠炮般似的把这番话抖了出来，也不等童经理答腔，迳自把舞厅那扇玻璃们一摔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踩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才一开门，便有几处客人朝她摇着手一叠声的”金大班叫了起来，金大班也没看清谁是谁，先把嘴一咧，一只鳄鱼皮皮包在空中乱挥了两下，便向画妆室里溜了进去。

娘个冬采！金大班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琅一声摔到了化妆台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狠狠的啐了一口，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付嘴脸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夜，往头上身上先乱洒了一阵，然后对着那面镜子一面端详着发起愣来，真正霉头触足，眼看明天就要做老板娘了，还要受这种烂污瘴三一顿乌气，金大班禁不住摇着头颇带感叹的余了一口气，在风月场中

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了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功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她曾对那些姐妹淘夸下海口：我才没有你们那样饿嫁，个个去捧棺材板。可是那天在台北碰到任黛黛，坐在他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相发福得两只脖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檀香扇，对她说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只得牙痒痒的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多走了二十年的远路，如此子下场，也就算不得什么轰烈了。只有像筱红美她们那种眼浅的小婊子才会捧着杯酒来对她说：到底我们大解是领班，先中头采。陈老板，少说些，也有两巴掌吧？刚才在状元楼，夜巴黎里那一起小娼妇，个个眼红得要吊下水来了似的，把个陈荣发不知说成了什么稀罕物儿了。也难怪，那起小娼妇那里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荣发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指头来还数不完呢！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她老早托人在新加坡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小橡胶厂，两栋老房子，前房老婆的儿女也早分了家。她私自估了一下，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这且不说，试了他这个把月，除了年纪大些，顶上无毛，出手有点呕爬，却也还是个实心人，那种台山下来的，在南洋苦了一辈子，怎能怪他把钱看得天那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栋八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这么个土佬儿，竟也肯为她一掷千金，也就十分难为他了……

至于年纪哩，金大班凑近了那面大画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她那张涂得浓脂艳粉的脸蛋儿，眼角子上突然现出了几把鱼尾巴来。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拟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荣发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

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就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带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天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子成饼成饼的热痒子，奇痒难耐。这还在其次，当陈老头儿没头没脸问她贵庚几何的当儿，她还不得不装出一付小娘姨的腔调，矫情的捏起鼻子反问他：你猜？三十岁！娘个冬采！只有男人才瞎了眼睛。金大班不由得噗嗤的笑出了声音来。

哄他三十五，他竟吓得嘴巴张起茶杯口那么打大，好像撞见了鬼似的。

瞧他那付模样，大概除了他那个种田的黄脸婆，一辈子也没近过别的女人，来到台北一见到她，七魂先走了三魂，迷得无可无不可的。可是凭他怎样，到底年纪一大把了，金大班把腰一挺，一双奶子便高高的耸了起来。收拾这么个老头儿，只怕连手指头儿也不必翘一下哩。

金大班打开了她的皮包，掏出了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点上了一枝，狠狠的抽了两口，才对着镜子若有所悟的点了一下头，难怪她从前那些姐妹淘个个都去捧块棺材板，原来却也有这等好处，省却了多少麻烦。年纪轻点的男人，哪里肯安这么个份？那次秦雄下船回来，不闹得她周身发疼的？她老老实实告诉过他：她是四十靠边的人了，比他大六七岁呢，哪里还有精神来和他穷纠缠？偏他娘的，秦雄说他就喜欢比他年纪大的女人，解事体，懂温

存。他到底要什么？要个妈吗？秦雄倒是对她说过：他从小便死了娘，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也没给人疼过。说实话，他待她那份真也比对亲娘还要孝敬。哪怕他跑到世界哪个角落头，总要寄些玩意儿回来给她——香港的开什毛衣，日本的和服绣花睡袍，泰国的丝绸，罗罗唆唆，从来没断过，而且一个礼拜一封信，密密匝匝十几张信纸，也不知是从什么尺牘抄下来的：“兆丽吾爱”——没的肉麻！他本人倒是个痴心汉子，只是不大会表情罢了。有一次，他回来，喝了点酒，一把抱住她，痛哭流涕。一个彪形大汉，竟倒在她怀中哭得像个小儿似的。为了什么呢？原来他在日本一时寂寞，去睡了一个日本婆，他觉得对不起她，心里难过。

这真正从何说起？他把她当成什么了？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头一次谈恋爱吗？他兴冲冲的掏出他的银行存摺给她看，他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等他在船再做五年大副，他就回台北来，买房子讨她做老婆。

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要是十年前，——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颇带惆怅的思量道——要是十年前她碰到像秦雄那么个痴心汉子，也许她真的就嫁了。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那时她也存心在找一个对她真心真意的人。

上一次秦雄出海，她一时兴起，到基隆去送他上船，码头上站满了那些船员的女人，船走了，一个个泪眼汪汪，望着海水都掉了魂似的。她心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这次她下嫁陈荣发，秦雄那儿她连信也没去一封，秦雄不能怨她绝情，她还能像那些女人那样等掉了魂去吗？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功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金大班把一截香烟屁股按熄在烟缸里，思索了片刻，突然她抬起头来，对着镜子歹恶的笑了起来，她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就开在她富春楼的正对面，先把价钱杀个八成，让那个贫嘴薄舌的刁妇也尝尝厉害，知道我玉观音金兆丽不是随便招惹得的。

“大姐——”。

化妆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舞娘走了进来，向金大班叫道。金大班正在用粉扑扑着面，她并没有回过头去，从镜子里，她看见那是朱凤。半年前朱凤才从苗栗到台北，她原来是个采茶娘，老子是酒鬼，后娘又不容，逼了出来。刚来夜巴黎，朱凤穿上高跟鞋，竟像踩高跷似的。不到一个礼拜，便把客人得罪了。

童得怀劈头一阵臭骂，当场就要赶出去，金大班看见朱凤吓得抖索索，缩在一角，像只小兔子似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实在憎恶童得怀那付穷凶极恶的模样，一赌气，便把朱凤截了下来。他对童得怀拍起胸口说过：一个月內，朱凤红不起来，薪水由她金兆丽来赔。她在朱凤身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舞场里的十八班舞艺她都一一传授了给她，而且还百般替她拉拢客人。朱凤也还争气，半年下来，虽然轮不上头牌，一晚上却也有十来张转台票子了。

“怎么了，红舞女？今晚转了几张台子了？”金大班看见朱凤进来，黯然坐在她身边，没有作声，便逗她问道。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朱凤一句话也没说，眼皮盖一直红红的，金大班道，朱凤平日依赖她惯了，这一走，自然有些慌张。

“大姐 - 。”

朱凤隔了半晌有颤声叫道。金大班这才查觉朱凤的神色有异，她赶紧转过身，朝着朱凤身身上，狠狠的打量了一下，煞那间，她晃然大悟起来。

“遭了毒手了吧？”金大班冷冷问道。

近两三个月，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侨生，夜夜来捧朱凤的场，那个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金大班冷眼看去，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她三番四次警告过她：阔大少跑舞场，是玩票，认真起来，吃亏的总还是舞女。朱凤一直笑着，没有承认，原来却瞒着她干下了风流的勾当，金大班朝着朱凤的肚子盯了一眼，难怪这个小娼妇勒了肚子也要现原形了。

“人呢？”“回香港去了，”朱凤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答道。

“留下了东西了没有？”金大班又追逼了一句，朱凤使劲的摇了几下头，没有作声。

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为朱凤可惜，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好不容易，把这么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似的，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

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朱凤的身价。

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着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那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

“哦 - ”金大班冷笑了一下，把个粉扑往台上猛一砸，说道：“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拽抓住半根！”

“他说他回香港一找到事，就汇钱来，”朱凤低着头，两手搓弄着手绢子，开始嚶嚶的啜泣起来。

“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金大班霍然立了起来，走到朱凤身边，狠狠啐了一口，“你明明把条大鱼放走了，还抓得回来？既没有捉男人的本事，裤腰代就该扎紧些呀。现在让人家种下了祸根子，跑来这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一点叫我瞧的上？平时我教你的话都听到那里去了？那个小王八想开溜吗？厕所里的来沙水你不会捧起来当着他灌下去？”金大班凑近了朱凤的耳根子喝问道。

“那种东西 - ”朱凤往后闪了一下，嘴唇哆嗦起来，“怕痛呵

怕痛呢！”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她一手扳起了朱凤的下巴，一手便截到她眉心上，“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朱凤双手掩起面，失声痛哭起来。金大班也不去理睬她，迳自点了根香烟猛抽起来，她在室内踱了两转，然后突然走到朱凤面前，对她说道：“你明天到我那里来，我带你去把你肚子里那块东西打掉……”

“啊 - ”朱凤抬头惊叫了一声。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的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互护住，一脸抽搐着，白的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愣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的端详着她，它看见朱凤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她鸡蛋的人拼了命似的，她爱上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惜道，要

是这个小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儿了。这还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的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

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哭地的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

姆妈好狠心，倒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型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媛，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他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干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也一样是肉做的呢。

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像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拿去吧，”金大班把右手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掷到了朱凤怀里，“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了。生了下来，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的下的……”

金大班说着便把化妆室的门一摔开，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她也没答理，迳自踩着高跟鞋便摇了出去。外面舞池子里早挤满了人，雾一般的冷空气中，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光，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舞池中一队队都像扭股糖儿似的粘在了一起摇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她回头看时，原来却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专来捧小如意筱红美的。

“金大班，求求你做件好事。红美今夜的脾气不太好，恐怕要劳动你去请请才肯转过来，”周富瑞死捏住金大班的膀子，一脸焦灼的说道。

“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金大班笑道。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十桌酒席，怎样？”

“闲话一句！”金大班伸出手来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便摇到了筱红美那边，在她身边坐下，对她悄悄说道：“转完这一桌，过去吧。人家已经等掉魂了……”

“管他呢，”筱红美正在和桌子上几个客人调笑，她头也不回就驳道：“他的钞票又比别人的多值几文吗？你去跟他说：新加坡的蒙娜正在等他去吃消夜呢！”

“哦，原来是打翻了醋罐子，”金大班冷笑道。

“呸。他也配？”小红美尖起鼻子冷笑了一声。金大班凑近筱红美耳多对她说道：“看在大姐脸上，人家要送我十台酒席呢……”

“原来你和他暗地里勾上了，”筱红美转过头来笑道，“干麻你不去陪他？”金大班且不答腔，乜斜了眼睛瞧着筱红美，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筱红美的奶子上，吓得筱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筱红美忙讨了饶，和金大班咬耳说道：“那么你要对那个姓周的讲明白，他今夜完全沾了你的光，我可是没有放饶他。你金大姐是过来人，打铁趁热这句话不会不懂，等到凉了，那块铁还颁的动吗？”

金大班倚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一面看着小如意筱红美妖妖娆娆的便走到了周富瑞那边桌子去了。筱红美穿了一件石榴红的透空纱旗袍，两筒雪白滚圆的膀子连肩带臂肉颤颤的便露在外面，那一身的风情，别说男人见了要起火，就是女人也得动三分心呢。何况她又是头一等难缠的刁妇，心黑手辣，耍了这些年，就没见过她栽过一次筋斗。那个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说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舐着了没有？这才是做头牌舞女的材料，金大班心中暗暗赞叹道，朱凤那块软软皮糖只有替她拾鞋子的份。虽然说筱红美比起她玉观音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那种风头，还差了一大截，可是台北这一些舞厅里论起来，她筱如意也是个拔尖货了。

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奎还能和她唱个对台。人家说她们两人是九天瑶女白虎星转世，来到黄浦滩头扰乱人间的可是她偏偏就和吴喜奎那只母大虫结成了小姐妹，两个人晚上转完台子便到惠而康去吃炸子鸡，对扳着指头来教量，那个大头耍得多，耍得狠，耍得漂亮。伤风败德的事，那几年还真干了不少，不晓得害了多少人，为着她玉观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来吴喜奎抽身的早，不声不响便嫁了个生意人，她那时还直纳闷，觉得冷清了许多。来到台北，她到中和乡去看吴喜奎。没料到当年那只张牙舞爪的母大虫，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吴喜奎家中设了个大佛堂，里面供了两尊翡翠罗汉。他家里人说她终年吃素念经，连半步佛堂都不肯出。吴喜奎见了她，眼睛也不抬一下，摇着头，叹道：啧啧，阿丽，依还在那种地方惹是非不。听得她不由得心中一寒。

到底还是她们乖觉，一个个鬼赶似的都嫁了人，成了正果，只剩下她玉观音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飘，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她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

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的玷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

金大班转过头去，她看见原来靠进乐队那边有一台桌子上，来了一群小伙子，正在向她招手乱嚷，金大班认得那是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身上有两文，一个个骨子子里都在透着骚气。金大班照例也一咧嘴，风风标标的便摇了过去。

“金大班”一个叫小蔡的一把将金大班的手捏住笑嘻嘻的对她说道：“你明天要做老板娘了，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的鸡呢。”说着桌上那群小伙子都怪笑了起来。

“是吗？”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两只大腿之间，使劲地磨了两下，一只手勾到小蔡脖子上，说道：“我还没宰你这头小童子鸡，那里来的鸡炖给他吃？”说着她另一只手暗伸下去在小蔡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来。正当小蔡两只手要不规举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来，推开他笑道：“别跟我胡闹，你们的老相好来了，没的教她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说着几个转台子的舞女已经过来了，一个照面便让那群小伙子搂到了舞池中，贴面婆娑起来。

“喂，小白脸，你的老相好呢？”

金大班正要走开的时候，却发现座上还有一个年青男人没有招人伴舞。

“我不大会跳，我是来看他们的，”那个年青男人嗫嚅的答道。

金大班不由得煞住了脚，朝它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恐怕还是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学生，穿戴得倒十分整齐，一套沙市井的浅灰西装，配着根红条子的领带，清清爽爽的，周身都露着怯态，一望便知是头一次到舞场来打野的嫩角色。

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笑盈盈的说道：“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今晚我来倒贴你吧……”

说着金大班便把那个扭怩的年青男人拉到了舞池里去。乐队正在奏着“小亲亲”，是一支慢四步。台上绿牡丹红牡丹两姐妹穿得一红一绿，互相搂着腰，妖妖娆娆的在唱着：“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

金大班借着舞池边的灯柱，微仰着头，端详起那个年青的男人来。她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清目秀，趣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贴，透着一阵阵贝林的甜香。

他并不敢贴近她的身体，只稍稍搂着她的腰肢，生硬的走着。走了几步，便踢到了他的高跟鞋上，他惶恐的抬起头，腼腆的对她笑着，一直含糊的对她说对不起，雪白的脸上一下子通红了上来。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很感兴味的瞅着他，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角色才会脸红，到舞场来寻欢竟也会脸红——大概她就是爱上了会脸红的男人，

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她跳舞的时候，羞的连头都不抬起来，脸上一阵又一阵的泛着红晕。当晚她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她把他的头紧紧的搂进她的怀里，贴在她赤裸的胸脯上，两行热泪，突地涌下来。那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疼怜，得到了那样一个羞赧的男人的童贞，一霎那，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的玷辱和亵渎都随着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她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每次她都是偏过头去，把眼睛紧紧闭上的。可是那晚当月如熟睡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光，痴痴的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

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纤细的腰肢上，她好像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一个赤裸的男体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来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肉体，竟也会那样发狂般的痴恋起来的。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的偎到月如冰凉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青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的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的笑了起来，说道：“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青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的，柔柔的数着：

一二三 一二三 -

—

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棒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受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付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

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贴。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话，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的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象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但是有一点却大大增加了她的神秘。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吵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谁知道就是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生活优闲了，家当丰沃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天天开着崭新的开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二十四楼的屋顶花园去共进华美的宵夜。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梅，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尹雪艳吟吟地笑着，总也不出声，伸出她那兰花般细巧的手，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拈到嘴里去。

王贵生拼命地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当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

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幢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里。两三个月的工夫，尹雪艳便象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

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擎，象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象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象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眼前来。

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倒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二

尹雪艳的新公馆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幢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俱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贴，叫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表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冷笑，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肌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象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房屋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阿媛，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依还象枝万年青一样，愈来愈年青！”

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

“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

吴经理心中熨贴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票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

“我好比浅水龙，
被困在沙滩。”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跟尹雪艳结交的那班太太们，打从上海起，就背地数落她，当尹雪艳平步青云时，这起太太们气不忿，说道：凭你怎么爬，左不过是个货腰娘。当尹雪艳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她们就叹气道：命是逃不过的，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可是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台北都一窝蜂似地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她们不得不承认尹雪艳实在有她惊动人的地方。尹雪艳在

台北的鸿祥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登样的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于是这起太太们，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往往把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儿一古脑儿抛掉，好象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来。

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于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曲，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

“输呀，输得精光才好呢！反正家里有老牛马垫背，我不输，也有旁人替我输！”

每逢宋太太搓麻将输了钱时就向尹雪艳带着酸意的抱怨道。宋太太在台湾得了妇女更年期的痴肥症，体重暴增到一百八十多磅，形态十分臃肿，走多了路，会犯气喘。宋太太的心酸话较多，因为她先生宋协理有了外遇，对她颇为冷落，而且对方又是一个身段苗条的小酒女。十几年前宋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出过一阵风头，因此她对以往的日子特别向往。尹雪艳自然是宋太太倾诉衷肠的适当人选，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今昔之感。有时讲到伤心处，宋太太会禁不住掩面而泣。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于是尹雪艳便递过热毛巾给宋太太揩面，怜悯地劝说道。宋太太不肯认命，总要抽抽搭搭地怨怼一番：

“我就不信我的命又要比别人差些！象依吧，尹家妹妹，依一辈子是不必发愁的，自然有人会来帮衬依。”

三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做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至于一般新知，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尹雪艳本身。尹雪艳是一个最称职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贴贴。一进到尹公馆，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因此，做会总在尹公馆开标，请生日酒总在尹公馆开席，即使没有名堂的日子，大家也立一个名目，凑到尹公馆成一个牌局。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尹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

尹雪艳本人极少下场，逢到这些日期，她总预先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有时两桌，有时三桌，她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从来没有伤过各气。尹雪艳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

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到了下半夜，两个娘姨便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让大战方酣的客人们揩面醒脑，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作了宵夜。客人们掷下的桌面十分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里吃了玩了，末了还由尹雪艳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

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尹雪艳便换上轻装，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地来回巡视着，象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阿媛，干爹又快输脱底喽！”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还早呢，干爹，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

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地安慰着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

“尹小姐，你是看到的。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手气就那么背！”

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有时宋太太输急了，也顾不得身份，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

“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霉到甚么辰光！”

尹雪艳也照例过去，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她们一番。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叨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四

新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壮图的中年男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生得品貌堂堂，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穿着剪裁合度的西装，显得分外英挺。徐壮图是个台北市新兴的实业巨子，随着台北市的工业化，许多大企业应运而生，徐壮图头脑灵活，具有丰富的现代化工商管理的知识，才是四十出头，便出任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经理。徐壮图有位贤慧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徐壮图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徐壮图第一次进入尹公馆是在一个庆生酒会上。尹雪艳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徐壮图是吴经理的外甥，也就随着吴经理来到尹雪艳的公馆。

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尹雪艳破例地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客厅里的寿堂也布置得喜气洋洋。案上全换上才较下的晚香玉，徐壮图一踏进去，就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

“承媛，干爹替侬带来顶顶体面的一位人客。”吴经理穿着一身崭新的纺绸长衫，佝着背，笑呵呵地把徐壮图介绍给尹雪艳道，然后指着尹雪艳说：

“我这位干小姐呀，实在孝顺不过。我这个老朽三灾五难的还要赶着替我做生。我忖忖：我现在又不在职，又不问世，这把老骨头天天还要给触霉头的风湿症来折磨。管他折福也罢，今朝我且大模大样地生受了干小姐这场寿酒再讲。我这位外甥，年轻有为，难得放纵一回，今朝也来跟我们这群老

朽一道开开心心。阿媛是个最妥当的主人家，我把壮图交给依，依好好地招待招待他吧。”

“徐先生是稀客，又是干爹的令戚，自然要跟别人不同一点。”尹雪艳笑吟吟地答道，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

徐壮图果然受到尹雪艳特别的款待。在席上，尹雪艳坐在徐壮图旁边一径殷勤地向他劲酒让菜，然后歪向他低声说道：

“徐先生，这道是我们大司傅的拿手，你尝尝，比外面馆子做的如何？”

用完席后，尹雪艳亲自盛上一碗冰冻右杏仁豆腐捧给徐壮图，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用完席成上牌局的时候，尹雪艳经常走到徐壮图背后看他打牌。徐壮图的牌张不熟，时常发错张子。才到八圈，徐壮图已经输掉一半筹码。有一轮，徐壮图正当发出一张梅花五筒的时候，突然尹雪艳从后面欠过身伸出她那细巧的手把徐壮图的手背按住说道：

“徐先生，这张牌是打不得的。”

那一盘徐壮图便和了一付“满园花”，一下子就把输出去的筹码赢回了大半。客人中有一个开玩笑抗议道：

尹小姐，你怎么不来替我也点点张子，瞧瞧我也输完啦。”

“人家徐先生头一趟到我们家，当然不好意思让他吃了亏回去的喽。”徐壮图回头看到尹雪艳朝着他满面堆着笑容，一对银耳坠子吊在她乌黑的发脚下来回地浪荡着。

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席间徐壮图唱了不少热花雕，加上牌桌上和了那盘“满园花”的亢奋，临走时他已经有些微醺的感觉了。

“尹小姐，全得你的指都，要不然今晚的麻将一定全盘败北了。”

尹雪艳送徐壮图出大门时，徐壮图感激地对尹雪艳说道。尹雪艳站在门框里，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象一尊观世音，朝着徐壮图笑吟吟地答道：

“哪里的话，隔日徐先生来白相，我们再一道研究研究麻将经。”

隔了两日，果然徐壮图又来到了尹公馆，向尹雪艳讨教麻将的诀窍。

五

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着大门，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当徐太太的干妈吴家阿婆来探望她的时候，她牵着徐太太的手失惊叫道：

“噯呀，我的干小姐，才是个把月没见着，怎么你就瘦脱了形？”

吴家阿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硕壮的身材，没有半根白发，一双放大的小脚，仍旧行走如飞。吴家阿婆曾经上四川青城山去听过道，拜了上面白云观里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做师父。这位老法师因为看上呈家阿婆天资禀异，飞升时便把衣钵传了给她。吴家阿婆在台北家中设了一个法堂，中央供着她老师父的神像。神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幅。据吴家阿婆说，她老师父常在这幅黄绫上显灵，向她授予机宜，因此吴家阿婆可预卜凶吉，消灾除祸。吴家阿婆的信徒颇众，大多是中年妇女，有些颇有社会地位。

经济环境不虞匮乏，这些太太们的心灵难免感到空虚。于是每月初一十五，她们便停止一天麻将，或者标会的聚会，成群结队来到吴家阿婆的法堂上，虔诚地念经叩拜，布施散财，救济贫困，以求自身或家人的安宁。有

些有疑难大症，有些有家庭纠纷，吴家阿婆一律慷慨施以许诺，答应在老法师灵前替她们祈求神助。

“我的太太，我看你的气色竟是不好呢！”吴家阿婆仔细端详了徐太太一番，摇头叹息。徐太太低首俯面忍不住伤心哭泣，向吴家阿婆道出了许多衷肠话来。

亲妈，你老人家是看到的，”徐太太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我们徐先生和我结婚这么久，别说破脸，连句重话都向从来没有过。我们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向都这么说：‘男人的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来台湾熬了这十来年，好不容易盼着他们水泥公司发达起来，他才出了头，我看他每天为公事在外面忙着应酬，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求祈他身体康宁，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谁知道打上月起，我们徐先生竟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两晚三晚不回家。我问一声，他就摔碗砸筷，脾气暴的不得了。前天连两个孩子都挨了一顿狠打。有人传话给我听说是我们徐先生在外面有了人，而且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亲妈，我这个本本份份的人那里经过这些事情？人还撑得住不走样？”

“干小姐，”吴家阿婆拍了一下巴掌说道：“你不提呢，我也就不说了。你知道我是最怕兜揽是非的人。你叫了我声亲妈，我当然也就向着你些。你知道那个胖婆儿宋太太呀，她先生宋协理搞上个甚么‘五月花’的小酒女。她跑到我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我替她求求老师父。我拿她先生的八字来一算，果然冲犯了东西。宋太太在老师父灵前许了重愿，我替她念了十二本经。现在她男人不是乖乖地回去了？后来我就劝宋太太：‘整天少和那些狐狸精似的女人穷混，念经做善事要紧！’宋太太就一五一十地把你们徐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数了给我听。那个尹雪艳呀，你以为她是个甚么好东西？她没有两下，就能拢得住这些人？连你们徐先生那么个正人君子她都有本事抓得牢。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的：褒姒、妲己、飞燕、太真——这起祸水！你以为都是真人吗？妖孽！凡是到了乱世，这些妖孽都纷纷下凡，扰乱人间。那个尹雪艳还不知道是个甚么东西变的呢！我看你呀，总得变个法儿替你们徐先生消了这场灾难才好。”

“亲妈，”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他嘴里虽然不说，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时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头筋叠暴起来，样子真唬人。我又不想去劝解他，只有干着急。

这几天他更是着了魔一般，回来嚷着说公司里人人都寻他晦气。他和那些工人也使脾气，昨天还把人家开除了几个。我劝他说犯不着和那些粗人计较，他连我也喝斥了一顿。他的行径反常得很，看着不象，真不由得不叫人担心哪！”

“就是说啊！”吴家阿婆点头说道，“怕是你们徐先生也犯着了什么吧？你且把他的八字递给我，回去我替他测一测。”

徐太太把徐壮图的八字抄给了吴家阿婆说道：

“亲妈，全托你老人家的福了。”

“放心，”吴家阿婆临走时说道，“我们老师父最是法力无边，能够替人排难解厄的。”

然而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有一天，正当徐壮图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一把扁钻从徐壮图前胸

刺穿到后胸。

六

徐壮图的治丧委员会吴经理当了总干事。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开吊的那一天灵堂就设在殡仪馆里。

一时亲戚友好的花圈丧帐白簇簇地一直排到殡仪馆的门口来。水泥公司同仁挽的却是“痛失英才”四个大字。来祭吊的人从早上九点钟起开始络绎不绝。徐太太早已哭成了痴人，一身麻衣丧服带着两个孩子，跪在灵前答谢。吴家阿婆却率领了十二个道士，身着法衣，手执拂尘，在灵堂后面的法坛打解冤洗业醮。此外并有僧尼十数人在念经超度，拜大悲忏。

正午的时候，来祭吊的人早挤满了一堂，正当众人熙攘之际，突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全堂静寂下来，一片肃穆。原来尹雪艳不知什么时候却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尹雪艳仍旧一身素白打扮，脸上未施脂粉，轻盈盈的走到管事台前，不慌不忙的提起毛笔，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的签上了名，然后款款的走到灵堂中央，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尹雪艳凝着神，敛着容，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这时在场的亲友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

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

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这晚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绩，一连串地在和满贯。吴经理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有一盘吴经理突然双手乱舞大叫起来。

“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付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依看看这付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吴经理喊着笑着把麻将撒满了一桌子。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

“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